

在人间 | 写给90岁父亲的家书： 风雨数十载 你一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中）



父母年轻时。

那天，老老爹与我交谈了一整天。晚饭时，他对父亲说“这孩子将来会飘洋过海，有一番作为”。当时正在读小学的我，看着这位“不速之客”，眼里充满了迷茫和怀疑。

后来，父亲终于告诉我，我的亲爷爷是云南省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回乡后创办了当地第一个私立小学。1949年后，他就退休了。而他的弟弟，当地叫“老老爹”，原来是民国时期云南滇军卢汉将军手下的一位高级军官，负责筹备滇军的军饷和武器装备。

1980年夏天，在我被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录取，准备奔赴上海求学之际，老老爹格外兴奋，给我讲述了抗战期间，他率领弟兄们，把从云南或者缅甸进口的翡翠、烟草等货物押运到上海的故事。在日占领区，通过杜月笙

控制的“青帮”，秘密换成美元或者黄金，后来辗转缅甸，为滇军换来抗日武器弹药……一个从前的“坏分子”，转眼变成一个“抗日救亡的长官”，一时分不清是真还是假。

后来，我慢慢知道，民国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和卢汉将军领导的滇军（国军60军，后扩编为滇军第一集团军）在抗战期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拿出自己最好的家底，最强壮的队伍和最精良的武器，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打得十分悲壮！

1949年12月，国共内战胜败大局已定。卢汉将军为保全云南人民的生命财产，接受了解放军的接管。老老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们当年诱捕国民党督军中央特派员张群、沈醉的过程。

1950年，老老爹

正好40岁。他相信宿命，因此，他谢绝了解放军让他留在军中并官升一级的待遇。从此解甲归田，以为可以安度晚年。

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夫人将他早年寄回的养家款项，在土地改革前夕，全部买成了土地……后来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父亲的青壮年时期，正好落在那个“尴尬”的年代。对教育事业一腔热忱的父亲，有着父辈的理想和传承。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他决心一辈子教书育人，克己奉公。直到有一天，一张举报他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将他变成了“漏网的牛鬼蛇神”。

儿时的周日，我和二姐住在母亲工作的学校里。每到周末进城看望外公外婆，我们就睡在奶奶去世前居住的小房子里。那个房间很阴暗，平时没有人住，整日关着窗户，电灯也没通。我拿着手电筒，脚高一步低一步地走进那一栋楼里。那一套楼房，里外共三层，原来是一个大人家。后来，这房子分给近十户人家。大伯从那十户人家中的一个，为奶奶买下了一个单间。

令我奇怪的是，这个房间里藏着几套外婆家精致的家具，哪怕被虫吃也不敢搬到外婆家去用。更令人惊喜的是，我在那里找到了几本当时的禁书，繁体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些书的背景我当时一无所知，但是对于少年的我，那种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满怀希望的精神，启蒙了我克服困难、勇敢直前。

而在我们睡觉的床垫下面，我发现压着几张大字报和几篇手稿。那是父亲在1966年为自己申辩抗争写的。这么多年，一直压在奶奶黑洞洞的床垫下，从未见光。

时间就这么流逝了。转眼间，我成为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那年寒假，武汉财经学院的系主任来上医看我。他是中国财经专业的第一个博士。他邀请我去他武汉的家过年。他告诉我，自己是父亲早年的学生，曾是一个孤儿。在文革前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父亲将自己结婚时期买的床单，被面和仅有的皮鞋，送给了一无所有的学生。那是我第一次从长江坐船到武汉。

我没有听过父亲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却听到一个又一个他的学生对他的感激与尊重。在他五十几岁的时候，做了三十多

年中小学教师的他，终于被上级批准参加函授大学的资格考试。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录取，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圆了他的大学梦。他这个大学梦，比我还晚了几年实现。

记得我在上医读医学院回家来看家人，问母亲为什么吃饭时间到了，父亲还不回来。母亲告诉我，他在做作业。我和父亲相差不了几年大学毕业。毕业没几年，他就退休了。

地球村人

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比父亲聪明，更不敢说比他勤奋。但是，我学业很幸运。上医毕业后，成为了免疫学的研究生，受教于恩师汤钊猷院士。后受美国排名第一的MD Anderson 癌症中心胸外科主任Jack Roth的邀请和资助，成为他的第一批科研fellow；之后又成为美国著名科学家洪明奇院士的博士研究生。通过了美国执业医师USMLE 考试之后，在芝加哥完成了五年的临床肿瘤学规培，返回MD Anderson，成为胸部癌症中心的正式执业医师。在肺癌放射外科、质子治疗、免疫治疗等领域，做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和贡献。10年后，我晋升为终身教授，并荣获美国最佳医生和冠名卓越教授的称号。